

堆雪人

◎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那一日,天阴着,东北风刮了起来,连山上也戴了帽儿,雾蒙蒙的一片。

娘说:“天要下雪了。”

娘说着的时候,雪真就下了,起初是雪粒,后来就变成杨絮样了,只消一会儿,地上、树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。我跑到雪地里去,捧着雪玩。娘笑我说:“你还小哩。”我回着娘的笑,说:“娘,明儿就可以堆雪人了。”娘眯着眼瞅着雪,说:“也是哩,肯定中。”

小时候的冬天,雪下得勤,这一场雪还没化完,那一场就又来了。麦盖三层被,头枕馒头睡。乡亲们自是喜欢下雪的,厚厚的雪就是麦子的被子,麦子不受冻,又滋润透了,来年必丰收。作为农民,有啥比庄稼有个好收成更得劲的事呢?

雪天,当然也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最爱,无论雪停不停,我们没有一个安安生生坐在屋里的,即使爹娘嚷着,也会趁他们不注意溜出去,几个人聚在一起玩个够。

堆雪人,是我们在雪天做的最文气、最神圣的一件事了。不知是谁先说的:“咱堆雪人吧?”

“中,中。堆雪人,堆雪人。”大家一起叫着时,已经开始动手了,生怕自己落了伍。

堆雪人,往往是男孩儿和女孩儿一起完成的。女孩儿手中的铁锨还没有抬起来,就有男孩走过来了,红着小脸说:“叫俺端雪,俺力气大。”女孩说:“俺也中。”男孩已抓住锨把说:“你手巧,你做的雪人可好看。”女孩就松了手,抿了小嘴笑。

男孩儿们端雪自是卖力的,不

一会儿,雪人就有了体型,女孩儿们开始戴着手套给雪人修修补补,后来,索性丢了手套,就用小手描绘着,绷着小脸,鼓着小嘴,瞪着大眼,屏着气息,一句话也不说,只有她们的小手上下下、左左右右、前前后后地动。

雪人是啥样的,女孩儿心中自是有数的,有老爷爷老奶奶,有亲爹亲娘,也有小弟小妹,还有孙悟空、猪八戒等人物。她们最爱做的当然是白雪公主,修长的身子、白嫩的脸蛋儿、弯溜溜的眉毛、红丢丢的嘴唇,还有漂亮的礼帽。她们会悄悄拿了娘的胭脂,或者用红纸和黑炭给白雪公主漂亮的脸蛋、嘴唇、眉毛着些色。

大家夸着好看时,就会有人说她们做的白雪公主都像自己的娘呢!她们大着声说:“俺娘就是白雪公主

啊!”

男孩儿最爱做的还是孙悟空,看谁跑得快,争着从自家的柴火堆中选一根“金箍棒”来,直溜溜、明晃晃的,孙悟空还没背上金箍棒,男孩儿先耍一遍,哪一根顺手好看才会被选中。

当然,那些雪人也有怪模怪样的,帽子是斜戴的、嘴是歪的、身子是驼的,用红辣椒做成的鼻子是翘上天的,还是三个鼻子,还用茅草安了长长的大尾巴。大家看了,就都笑了,有的竟笑倒在雪窝中。

俺爹俺娘在我们做雪人的时候,从来没有怪过的,他们会加入进来,爹端雪,娘描绘,那些雪人往往都成了我们的样子。爹会说:“娃们,瞅瞅您娘做哩啥样,中吧?”我们说:“娘中,爹也中。”

云禅湖畔芦花飞

◎孙利芳(河南平顶山)

家乡的云禅湖,是我夏日经常漫步的地方。在风景旖旎的云禅湖畔,我曾无数次倾听清湖水弹奏的叮咚妙响玲珑清音,曾无数次欣赏荷花亭亭玉立的仙姿倩影,曾无数次轻拂岸边丝丝垂柳婉约风姿的嫩芽青枝,曾无数次仰望高远天空的云卷云舒云淡风轻,曾无数次聆听蛙鼓蝉鸣虫吟鸟唱的天籁之声。

夏日,看惯了云禅湖畔的荷影莲韵,曾忽略了那一丛丛芦苇的存在。而今,在这冬日的傍晚,当一轮夕阳披着五彩斑斓的盛装,洒向那一丛丛芦苇时,那一泓湖水,因披上了冬日淡雅的素装,竟有了另一种独特灵动的仙气;那一丛丛芦苇,在冬日夕阳的映衬下,竟有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绝世之美。朦胧的水汽中,一根根芦苇随风而动,仿佛在跳着一支支曼妙的舞蹈。密密的芦花或洁白如雪、或淡青如玉、或微红浪漫、或黄褐相间,轻舞飞扬,竞相绽放。层层涟漪托举着那一簇簇芦花,那花,轻柔得像跌落凡间的仙鹤羽毛,柔美轻盈,随风摇曳,仙气飘飘;又如雪花般漫天飞舞轻盈空灵,让我不由得怦然心动,感

动于自然之冬带来的意外惊喜从容淡定。

这片芦花,给冬日的云禅湖增添了一份优雅的禅韵、一份空远辽阔的沧桑之美。我静静地坐在湖边,凝眸夕阳中那飞舞的芦花,竟然痴了。

一阵风吹来,芦花飞扬着、曼舞着、旋转着,如飘飘洒洒的玉英,又如亦真亦幻的梦境。那芦花,顶着洁白的花冠,竟也有了莲花般的仙姿神韵,可否因沾染了夏日莲花的仙韵,成就了它如今的道骨仙风?

芦花微笑着,如仕女般高雅,又如禅僧般豁达。清丽中蕴含宁静,淡然中超凡脱俗,沉默无言间拈花微笑,内心辽远犹如碧水长天。凝望着水汽朦胧的湖面,倾听着飒飒清风的吹拂,凝眸着如练如霜的芦花,倾听着风吹过芦花的清音,“遍地叶落送晚秋,芦花一夜成白头。不若秋菊傲霜雪,堪与春桃竞风流”的诗句悠然浮上心头,一股清雅的禅意缓缓沁入心底。

正沉思间,湖面漂来一只黄色小舟,那小舟缓缓靠近芦苇,惊动一群飞鸟扑棱棱飞向远方。船上的师傅

停靠在芦苇丛旁,开始收割芦苇。我好奇地问:“因何要割掉这么美丽的芦苇?”他笑着说:“收割是为了保护和修整芦苇,让它来年生长得更好。干枯后的芦苇如果任其腐烂在湖中,会对湖水的水体造成污染,还会影响芦苇来年的长势,也不利于鸟儿栖息。”哦,听了师傅的解释,我肃然起敬。收割芦苇,是对大自然和生态平衡的告慰,更是关爱自然的温暖传递。

我把师傅割掉的芦花宝贝般地捡起来,细细端详。一朵朵娇小的花瓣轻盈如蝶,柔软的花瓣仿佛给芦苇镶嵌了漂亮的蕾丝花边,不胜娇羞。我把毛茸茸的芦花贴近脸庞,润滑柔软,惬意无比。

漫步在云禅湖畔的芦花丛中,仿佛走进了《芦花寒雁图》里,心境也高远清朗起来。天空如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的汝瓷般湛蓝明净,柔软辽远。芦花倒映在湖水中,水天相映,水花交融,正是芦苇晚风起,梦幻禅意生。

芦花,除了飘逸的仙姿丽影摇曳生辉,看淡风雨变幻的宁

静禅境,还浑身是宝造福着芸芸众生。它的花穗可做扫除尘洁净,花絮可做枕头柔软无比,苇叶可包粽子香甜扑鼻,造纸光滑柔软清香四溢,织成凉席清凉惬意,入药止泻止血解毒珍奇。

芦花,就这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地生长着,春看桃花之娇艳,夏赏荷花之高洁,秋嗅菊花之清香,冬与长天碧水共缠绵,在一湾碧水中默默坚守着自己的朴素,绽放自己的芳华,从容,豁达。

我把芦花带回家插到花瓶里,静如拂尘,仙气飘飘,小屋里顿时生出高远的禅意和雅韵。芦花在水瓶里微笑着,飘逸、淡然、宁静、温润、清雅、恬适,如一位超凡脱俗的雅士,让人心生敬仰,满心欢喜。

是夜,我梦到了芦花,一丛丛,一簇簇,在云禅湖畔的清霜寒露中簇拥着、怒放着,在风中吹起清亮的笛,如古筝般空灵高雅。芦花在笛声中如飞絮般飘飘欲仙,飘向清波荡漾的湖面,飘向蜿蜒曲折的小路,飘向游子回家的方向,也飘向心灵深处最美的故乡。

